



维多利亚

〔以色列〕萨米·迈克尔 著 李慧娟 译

维多利亚

〔以色列〕萨米·迈克尔 著
李慧娟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维多利亚/〔以〕迈克尔著;李慧娟译.-2版.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1.10

ISBN 978-7-5442-4910-2

I. ①维… II. ①迈…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以色列-现代 IV. ①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5936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7-028

VICTORIA by Sami Michael

Copyright © Sami Michael, 1993

First published by Am Oved Publishers Ltd. Tel Aviv in 1993

English languag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5 by Sami Michael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IRay Agency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维多利亚

〔以色列〕萨米·迈克尔 著

李慧娟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熊婷婷 黄宁群

特邀编辑 杜益萍

装帧设计 王晶华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 890毫米×1280毫米 1/32

印张 11.5

字数 270千

版次 2010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2版

印次 2011年10月第2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4910-2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1

她平生第一次壮着胆子，在没有男伴的陪同下，只身一人来到离家这么远的地方。河水汹涌，脚下的浮桥剧烈晃动，仿佛马上就会从锚桩上滑落，被滚滚浊流席卷而去。对岸的高塔上升起了绿色的旗帜，她身后的车流停了下来，机动车道也随之空荡了片刻。挤作一团的行人顿时放松甚至放纵起来。熙熙攘攘的人潮涌上了先前不敢涉足的大路，只在听到汽车喇叭声时才推推搡搡重回人行道。

维多利亚不敢踏出人行道半步。司机们心急如焚，巴望着尽快驶过这颠簸起伏的桥面。汽车惊扰了载客和拉货的马儿，逼得车夫们不得不从车上下来，紧紧拽住马笼头，跟在牲口旁边跑。听着嘚嘚的马蹄声、啪啪的赤脚跑路声和车夫们呼哧呼哧的喘气声，看着高高扬起的马头和嚼子里流出的白沫，维多利亚奋力挣扎，这才勉强撑住，没被溃散的人流冲走。又一阵眩晕袭来，黑色丝巾下，她已汗水涔涔。

没有几个人真的打算到河对面去。大多数人只是来凑凑热闹而已，而且空气中的确弥漫着一种大难临头的紧张气氛。河水击打着浮板，发出声声低吼。湍流中，这座浮桥支撑不了多久了。

维多利亚觉得自己似乎是这座桥上唯一一个没人陪同的女人。

她也没有过河的打算。出发前，她已经小心翼翼地围好头巾，用黑纱遮面。为了掩住斑斑泪痕，她还特别加盖了一层纱，不过没料到会有这么多人。想象中，这座桥上应该空无一物，就像空荡荡的房顶上一根根闲置的晾衣绳。只有几只寂寥的小鸟栖在绳上，把头深藏在羽毛之间，好像正在发愁到底要展翅高飞，还是紧闭双翼坠向地面。这场景总能激起她的好奇心。虽然她还从未见过哪只鸟儿会选择纵身一跃，但听说有人的确目睹过这种场面。

几个男人注意到她孤身一人赶路，便趁乱对她动手动脚起来。其中一人非常老练地弯起手指，像肉钩一般狠狠地抠住她的臀部。“让她也尝尝咱们爷儿的厉害！”她听到那人用粗哑的声音对同伴嚷嚷着。她感到一阵刺痛，可是人群拥挤，她无处逃身。

然而，最令她恐惧的，是这河水也许将成为她最后的归宿。

更多热切而不怀好意的手拽扯着她。她心想，最好还是不动声色，反击只会激起他们更大的兴趣。某人正用生殖器顶她的臀部。为了躲避受惊的马，一群人冲了过来，把那人和她隔离开来。顺着眼角余光，她看到那人咧嘴直笑。又是一个犹太人，真见鬼！拉斐尔是不是也会做出这种事来呢？答案显而易见。他常用巴掌重重地拍她的屁股，光是听到那啪啪声就已经心花怒放了。而且，有时候，他会邂逅某个和他一样狂野不羁的女人，然后弄得满身抓痕和淤青，就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小规模搏斗的动物。她又怎能指望他会规规矩矩地把手放在口袋里呢？她心里咒骂着他，却又流出两行热泪。她的身体，一方面正忍受着陌生人拧捏带来的疼痛，另一方面却又渴望着炽热欲望的刺激——只有拉斐尔才能点燃她身体里的那股热望。他就要死了，她劝自己，不该再想这种事。也许他已经死了。死期不是昨天，也许就在今日，或者明天。绝对难逃此劫。比他更强壮的人最后都把肺给咳了出来，被掏空挖净，没剩下一点东西。像他这么瘦弱的人，对那种贪婪的恶疾

来说，最多也就算得上是一盘下酒小菜。

她感到茫然无助。本打算来这里投河自尽，可现在，她一心一意渴望的，却是那垂死情人的爱抚。人潮涌动，她无法靠在栏杆上思考片刻。到了桥的尽头，她又该怎么做呢？

一辆车把拉斐尔带到黎巴嫩的群山中去了。自打车消失在沙漠烟尘中的那一刻起，维多利亚的母亲娜吉亚就恶言恶语，问个没完，说个没完。尽管拉斐尔从未招惹过她，可是从他小时候起，娜吉亚就对他怀恨在心了。住在这院子里的各家各户，她都讨厌，总是刻意与他们保持一段距离。

维多利亚的父亲伊祖里则是个不可一世的大人物，负责养活全家老小，俨然一族之长的模样。对此，他也甚为自得。对丈夫，娜吉亚心存畏惧，仿佛成绩平平的学生敬畏严师一般。凭借诚实肯干和吃苦耐劳，伊祖里一手操办起家族生意。可是他的哥哥耶胡达，一个蓄着胡须、循规蹈矩的犹太人，却因体弱多病而无力承担起应尽的义务。另一个兄弟，伊利亚胡，则从来都不愿干苦累活儿，后来竟然偷起了自家的钱，还被当场捉住。于是，伊祖里和耶胡达便跟他分了家，帮他开了一家装订练习册的小作坊。只要手头赚到一点儿闲钱，伊利亚胡就会租下一幢乡间小屋，和娜吉亚的兄弟——那个齐特琴手达胡德，一起厮混，找来妓女寻欢作乐，把现款挥霍一空。末了，等终于回到院子，重返家人身边时，他已是一副形容枯槁、两眼发直的病态模样。每次快到逾越节^①时，有时在五旬节^②前夕，他都会沦落到入不敷出、四处躲债的境地。维多利亚一家住在院子里朝阳的地方，伊利亚胡一家原先就住在她家隔壁的一间大屋里。但是鉴于伊利亚胡曾

①犹太教传统节日。犹太人把每年犹太历尼散月第十四日起的七天定为逾越节，通常在公历四月份。

②犹太教传统节日。又称“七七节”，与逾越节相隔四十九天，通常在公历五月末或六月初。

想盗用大家合伙做生意的钱，作为惩罚，他不得出让出那间宽敞的大屋，和妻儿们搬到底层的一间没窗户的小屋，一片黄麻帘子就是他们家唯一的门。多年前，米甲，这三兄弟的母亲，曾经营过一家生意红火的裁缝店，专为土耳其士兵做制服。这间小屋当年曾是放布料的贮藏室。

虽然伊祖里和耶胡达对伊利亚胡网开一面，伊利亚胡却不思悔改。后来两兄弟又发现，伊利亚胡与守夜人串通一气，企图偷走几匹贵重的丝绸。这次，伊利亚胡依然是咎由自取，只好自食其果，和家人一起搬进了地下室。在那里，他的孩子们食不果腹，吃了上顿没下顿。严冬里，他们饱尝冻僵的滋味；酷暑中，他们在似火骄阳下眨巴着眼睛，体会着被热浪窒息的痛苦。但是，面对耻辱，他们全都忍了下来，通常在简陋的居所里进进出出，好像一群在充满敌意的逆境中隐忍求生的异乡客。

一天，拉斐尔从阴暗的地下室里走了出来，那身奇怪的行头让院子里的女人和孩子着实吃了一惊。他没戴帽子，中分式的头发油光瓦亮，就像奥斯曼帝国政府聘用的德国顾问。往日的驼毛大氅和条纹束腰上衣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完全贴合他修长体形的短款夹克外套和紧身长裤，所用的布料和米甲奶奶最近为自己准备的白色亚麻裹尸布一模一样。口袋的设计不像老实犹太人的那样镶在衣服里侧，而是缝到了外面，这样谁都能伸手进去掏掏看。

要是在往常，看到拉斐尔挥舞那根锃亮的手杖，院子里的年轻女人肯定会哄笑起来。然而此刻，她们却满脸惊讶，直勾勾地盯着他看，有的人甚至还下意识地摸了摸下身，但事实上拉斐尔还未成年。接下来，虽然那天只是个普通的工作日，拉斐尔却要求在阴凉舒服的拱廊里，在一张擦洗干净的台子上，用擦亮的银餐具吃正餐，而且当他发现母亲端来的食物盘子边缘还留有一点儿污渍时，就毫不犹豫地把它扔进了垃圾堆。大家都觉得他这样

挑三拣四真该遭雷劈，弟弟亚设壮着胆子提出抗议，另外一个妹妹也尖叫起来，对哥哥过分的举动表示不满，可是拉斐尔却把这两人赶到了院子中央。在炽烈的阳光和拉斐尔凶悍目光的逼视下，两人只能乖乖就范，赤着脚，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受罚。

往日院子里总充满了女人和孩子的吵闹，此刻却都沉默了下来。刚才听到外面街上补锅匠的吆喝，娜吉亚正准备把家里一只打碎的瓷碗送去修补，这会儿也停住了脚步，目不转睛地盯着拉斐尔那套白礼服。正坐在二楼栏杆旁一块小毯子上的米甲祖母叫拉斐尔上去见她。她可不是你想象中那种普通的干瘪老太太，被人冷落在一旁，蜷缩在角落里的小板凳上，只求苟延残喘，多活些时日。整条街的人都还记得她风光的日子，并称她的家族为“贝特—米甲”^①，即“米甲之家”。即使是耶胡达，也对她满怀敬意，并反复强调大家都要对她以礼相待。所以，当她唤拉斐尔上楼的时候，院子里静得出奇，甚至都能听见苍蝇的嗡嗡声。祖孙俩压低声音交谈了起来。之后，那男孩便沿着狭窄的楼梯走了下来，神采飞扬，目光炯炯。维多利亚和耶胡达的女儿米里亚姆正并肩站在那儿。当时两人都在十岁上下，维多利亚感到某种强大的东西流过全身，并觉察到米里亚姆也有相同的感觉。在那个年代，“爱”，甚至在夫妻之间，都会被认为是个欠妥的字眼。然而，当维多利亚把肩膀轻轻倚在米里亚姆的肩膀上，站在老宅院中那早已破旧不堪的瓷砖地板上时——这地板不知见证了多少人世沧桑，甚至曾伴着米甲奶奶长大成人，又看着她的三个儿子蹒跚学步，直至今日——她意识到自己已经是个成熟的女人了。

与此同时，亚设和妹妹一直赤脚站着，忍受烈日烘烤。娜吉亚站在维多利亚和米里亚姆身边，虽然丈夫是这院子里整个家族的

^① “贝特”在希伯来语中意为“房子，家”。

顶梁柱，然而此时此刻，她却丝毫没能展示出女主人的威仪，反倒像个无人待见的女仆。娜吉亚的掌纹里积满了黑黑的灶灰，脚上的拖鞋破破烂烂，身上衣衫褴褛，那双细小却俊秀的眼睛里也透出抑郁不安的疲惫神色。说起这座宅子里的美人，当然要属耶胡达的妻子，也就是米里亚姆的母亲阿齐扎了，她体态丰腴，肤色稍浅。耶胡达潜心研究宗教经卷，白髯飘飘的样子仿佛让他超越了院子里的纷扰，有了几分道骨仙风。耶胡达越是脱离凡尘，阿齐扎就越会享乐人生。对一个出身体面人家的女人来说，她笑得太过随意和轻浮，而且喜欢近乎黄色的笑话。烧的饭菜倒是色香味俱全。家里人都深信，要不是留恋阿齐扎做的那些丰盛美食，她那身体羸弱、心地善良的丈夫早就撒手人寰了。

相比之下，娜吉亚家的餐桌则显得邋里邋遢。银制餐具七扭八歪，肉菜也做得一股焦糊味。有时候，她会忘了收回晾衣绳上的衣服，直到大风扯破了伊祖里的衬衣，或者某个爱贪便宜的邻居顺手牵羊偷走孩子们的外套。伊祖里虽然衣着讲究，但是如果在安息日^①前夜遇到这种情况，他也只能绝望地拍拍脑袋，穿上带着酸臭汗味的脏衣服到犹太教堂去。阿齐扎的绣花床单始终散发着肥皂和阳光的悦人气息，娜吉亚的家用织物却总是既破烂又凌乱，好像一窝老鼠刚在里面闹腾了一通似的。

耶胡达生头一场大病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将不久于世。一连数月，他的高声呻吟害得邻居们不得安宁。耶胡达自己也向上帝祷告，希望早日结束痛苦，甚至连阿齐扎也对丈夫的疾患感到恶心，常跑到楼顶阳台上呕吐。不过阿齐扎还是不离不弃，悉心伺候着这位心地至善的病人，守护在他散发着腐臭味的床边。这位妻子的忠贞不渝得到了大家的怜惜和赞美。只有娜吉亚丝毫不为所动。

^①犹太教以周六为安息日，这也是犹太人每周一天的礼拜日和休息日。

那段日子里，娜吉亚的嘴上总是挂着诡异的微笑，仿佛已预见到未来。可在某些人眼中，这只能表明她已在生活的重击下变得神志不清了——首先是她父亲的打骂，愿他的灵魂安息；然后是她兄弟达胡德，那个齐特琴手的拳头；最后则是她丈夫的巴掌。另一些人却觉得娜吉亚的这种古怪反应一定内藏玄机。

就在耶胡达忍受病痛折磨的时候，阿齐扎的肚子却一天天大了起来。虽然娜吉亚从未多言，却含沙射影地说，这可是她丈夫伊祖里造的孽。面对恶毒的非议，阿齐扎依然自豪地炫耀着隆起的肚子，在儿子以斯拉出世后多年未孕的情况下生下了米里亚姆。对于这个与自己女儿维多利亚同月出生的孩子，娜吉亚根本没打算掩饰自己的嫌恶。然而即使有再多的流言飞语，也丝毫不会影响阿齐扎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的幸福模样。有时候，甚至在市场里，阿齐扎也会毫无顾忌地露出白嫩丰满的乳房，慷慨地让这两个女婴一同吮吸自己的乳汁。这两个女孩就像对双胞胎似的一起长大，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两人之间的纽带也愈来愈柔韧而紧密。即使争吵或青春期的热恋，也从未影响过姐妹间的深厚情谊。如果有人猜测说她们是同父异母的姐妹，两人都会笑着否认。她们就是这样深爱着彼此，直到年华老去。

就在两个女孩望着拉斐尔从老祖母住的楼上下来的那天，站在她们身旁的娜吉亚已经苍老得像个贝都因人^①了。对于儿子伊祖里这场不幸的婚姻，米甲非常难过，她甚至认为伊祖里与娜吉亚的婚配是她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不过，考虑到家里一边有伊利亚胡这样的浪荡子隔三差五就逃到情妇的怀抱中去，另一边则是耶胡达越来越沉溺于那些神书圣典，伊祖里那乱糟糟的床铺也只能算是个热闹的兔子窝而已。天一黑，伊祖里就会小心翼翼地

①北非和中东沙漠地带自古过着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

躺倒在硬邦邦的床垫上，死气白赖地大声唤娜吉亚过来，浑厚的胸腔里变幻出各种专横的语调。娜吉亚嘴上牢骚着，心里却有几分发怵，最终还是拖着脏兮兮的脚，不情愿地走到丈夫身边去。

此刻，拉斐尔下了楼，又回到院子当中。听着补锅匠的吆喝声渐渐远去，娜吉亚非常沮丧，不仅仅因为没能修补她那只打碎的瓷碗。她本来就喜欢看着这些走街串巷的修补匠人干活。她会一连几小时出神地盯着磨刀师傅砂轮上溅起的火星。这会儿娜吉亚才明白过来，刚才目睹的一切就是早熟的拉斐尔提前举行的成人礼，接着她便不屑地对自己说，家里只不过又多了一个败家子，以后还是跟他少打交道为好。

正如伊祖里对夫妻生活的那股激情中隐藏的能量一样，娜吉亚的身体也仿佛一片沃土，让他撒下的种子生根发芽。在以斯拉和米里亚姆之后，阿齐扎就再也没有生过孩子。娜吉亚却在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最后在以色列终老的一辈子，共生下十八个孩子，十个孩子在婴儿期就夭折了，其他的都健健康康地长大成人。

孙辈们没有一个能让米甲奶奶满意。早年，她家曾是名门望族，家境富裕，甚至还出过大拉比^①。多年以来，米甲奶奶都梦想着能够靠子孙后代重振家业。可是，她从未指望过这些儿孙能有什么作为。如今，她也是万般无奈，才勉强接受了拉斐尔这身西式服装。孙辈中，她最宠爱维多利亚。维多利亚总是忙着帮衬她那笨手笨脚的母亲，虽然她从未回应过祖母的热情，但已足以令娜吉亚把她作为敌手仇视了。不管维多利亚怎么哭着否认，娜吉亚坚持认为，祖母之所以偏爱维多利亚，全是因为维多利亚故意巴结讨好。而且她还深信，维多利亚总是在父亲面前卖弄风情，妖媚地在伊祖里面前抬着两个膝头，就好像那是两个乳房似的。娜吉亚曾两次

^①一个国家或大城市中犹太宗教领袖的最高头衔。

把热油溅到女儿身上，还有两次是滚烫的茶水——当然，每次都是意外。因为她平时总这样毛手毛脚，别人也无法确定她这么做是不是存心的。不过有时候，如果维多利亚正在厨房帮忙，又无旁人在场，娜吉亚那双总是失控的手就会抓起粗糙的香料枝抽在这孩子的脸上。

然而最后，拯救伊利亚胡全家，使他们免于饿死的却是拉斐尔。当他父亲出去寻欢作乐的时候，是他让家里有吃有喝，是他给姐妹们衣裳穿，并保证她们每个人都不会因为没有像样的嫁妆而做一辈子老处女。

2

维多利亚正坐在厨房门口切秋葵菜。天气热得让人头昏脑涨。秋葵梗上黏黏的毛刺蜇疼了她的手指。“你觉得他每晚到戏园子里做什么？”她悄声问。

米里亚姆扑扇着裙边，好让汗津津的大腿凉快点。“面对像拉玛·阿福萨这样的女人，他会想象着怎么脱下她们的衣服，跟她们做爱。啊！我也想把头靠在他肩上，在他洗澡的时候轻轻地给他的蛋蛋打肥皂呢！”

维多利亚羞红了脸。“嘘！”她警告道，“她们会听见的！”

六年之后的她并不觉得那段日子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实上，她时常会无限惆怅地怀念起那段时光，并认为那是她生命中最美好、最快乐的日子。她和米里亚姆之间情笃意深，这使她们免于遭受成人世界充满敌意的侵袭。像大多数女孩一样，她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盲目服从父兄们的意志。甚至是米里亚姆——阿齐扎的心肝宝贝，如果没能及时按照以斯拉的吩咐把事情做好，也会挨她哥哥的巴掌。然而，维多利亚，虽然她还没有意识到，但是从孩提时代起，她就已经体会到父亲的威仪了。像那个年代的其他女孩一样，维多利亚体内的女性特质也早早地醒来了。野马在她的梦境中狂奔。

院子里，各家各户住得挤挤挨挨，大人和孩子之间几乎没有区隔空间。整整半年，所有人都会床铺挨着床铺睡在屋顶上。夜晚，男男女女就这样同眠于月色星空之下，维多利亚和米里亚姆见识了不少场面，也把一切都尽收耳底。不驯服的女人们在辱骂声中被强行施暴；其他女人则跟不会说话的牲口一般乖乖就范。纤弱的姑娘们不堪疼痛，尖声叫着；壮实的妇女则会不屑一顾，一巴掌把瘦小的丈夫打到一边去。一些女人好似老虎，潜伏着等待猎物上门，稍不满足就恶毒地咒骂个不停；另一些则会遇到同样剽悍如虎的对手，结果整个房顶连同睡在上面的人都跟着他们摇晃起来。然而，对维多利亚来说，没有什么能比爱侣们温柔缠绵的情话更让她兴奋了。想象着他们沉浸在如丝绸般润滑的耳语中，沐浴在如玫瑰花露般的爱抚中，让棕榈树那芬芳的花粉飘荡在春日的空气里，维多利亚会偷偷把手伸到自己那刚刚发育的少女的双乳上，轻抚着它们。

每次上到屋顶，她都尽量不让自己的目光溜到隔壁努努家的房顶去看该不该看的东西。父女俩会肆无忌惮地躺在那里，一群战战兢兢的仆人则默默地在旁服侍。关于此事，下面小巷里已经谣言四起。维多利亚更喜欢望向两家宅子中间的那片矮屋顶，在那儿，拉斐尔故意把自己的床铺拉到远离父母兄弟的角落。即使睡觉时，他也喜欢独自一人。自从他穿着那套令人吃惊的西装从地下室里出来，已经过去一年了。如今，人们纷纷传言说末世之战^①就要打响，拯救世界的弥赛亚^②也快来了。与此同时，拉斐尔开始经营父亲的生意，养活家人了。每晚，他都会去那个人们称为戏园子的神秘地方，虽然谁也不知道那里到底是做什么的。有时候他会在凌晨时分才

① 《圣经·启示录》中提到上帝与魔鬼撒旦会在米吉多山进行善恶的最后一战。

② 即“涂膏油者”。古犹太人在受封为王者额上涂膏油，意为上帝所选中之人，亦即救世主。

穿过黑糊糊的街道回到家里。伊祖里看在眼里，有心责备，却未做声。一个犹太人连魔鬼、幽灵和土耳其警察都不怕的话，又怎么会神明信存敬畏呢？正应了他伯父那不祥的预感，拉斐尔不再跟着其他人去犹太教堂了，不仅工作日不去，连节假日也不去。如果早早下班回家，他会迅速地洗把脸，悠闲地坐下来吃晚饭，连饭前祷告都省了。接着，他就打扮一番，穿上西服，戴上领结，拿好那根华丽的手杖，在大多数人上床睡觉的时候出门去了。

从上一层的屋顶上，维多利亚望着拉斐尔空荡荡的床垫，试着去想象戏园子的模样。在她看来，那儿应该是个地方宽敞、蒸汽腾腾的公共浴室，专为社会要人而准备，香气袅袅，带香味的肥皂泡溢满四周。升腾的水汽里，男人们湿漉漉的屁股闪着微光，水面上回荡起诡异的笑声，仿佛是从阿布达拉·努努和努娜·努努家里传出来似的。阴沉的话语像飞蛾般扑闪着，肌肤相碰的声音就像底格里斯河岸边，网中之鱼互相拍打的声音一般响亮且令人兴奋。维多利亚觉得嗓子发紧，一个冷战传遍全身。这种快感如此强烈，以致她害起臊来，连仰望星星都不敢了。

三位父亲似乎达成了共识：等到时机成熟，拉斐尔就会迎娶维多利亚或米里亚姆为妻。耶胡达，也就是米里亚姆的父亲，从不避讳旁人，对这位聪明小伙子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甚至连他在宗教信仰上的懈怠也顺带忽略不计；阿齐扎也对拉斐尔那副公子哥模样的光鲜打扮喜欢得不得了，甚至对他的沉默寡言也大为赞赏，认为那种沉默里潜藏着男子汉的力量；他们的儿子以斯拉——将来的某一天，他将抖落这院子里的尘土，成为艾尔-拉什德大街上一家上等药店的老板——也非常崇拜这位堂兄；而且维多利亚也确信，最终被选中的人应该是米里亚姆——尤其考虑到，不仅自己的母亲娜吉亚讨厌拉斐尔，父亲伊祖里也怀疑拉斐尔会威胁到他在家族中的显赫声望。他们之间那堵冰冷的墙已经越筑越高。

碗里渐渐装满了切去顶部的秋葵菜。米里亚姆朝碗里瞥了一眼，说：

“你不可能在戏园子里做爱，你只能在那儿吊起胃口。他们会喝醉了酒，跑到吉拉夏去。想想看吧，那儿可全是咖啡店啊，餐厅啊，除了妓女，没人会住在那儿！拉玛·阿福萨就在那儿干活儿。我爸就像根没灯芯的蜡烛，我妈却像灶台下面的一把火。她老往杰米拉那儿跑。有一回，我甚至还听见杰米拉在教我妈怎么尿尿呢。跟平常不一样哦。哎呀，咱们别在这儿弄这恶心的秋葵啦，到屋顶上去吧。那儿没人。我可以教你怎么做那事儿。”

维多利亚朝她母亲瞥了一眼。娜吉亚坐在过道里，已经张着嘴巴打起盹儿来，怀里还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宝宝。洞开的嘴巴边上淌着几滴水，苍蝇围着飞来飞去。臭虫、破袜子、西瓜皮、谩骂、脏兮兮的头发结——想到那黑洞里能跑出各式各样离奇古怪的东西，维多利亚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快点儿啊。”她堂姐催促着。

“还是不要吧。”维多利亚打退堂鼓了。

米里亚姆叹了口气，但还是把秘密解释给她听了：“你得尿一点儿就马上停住，然后再尿一点儿，再停住。这叫作‘让小鹿在你腿间跑’。”

暮色将近，维多利亚到屋顶上去把床垫摊开，好散一散白天聚敛的热气。她在朝着努努家的铁皮栏杆前跪了下来，让自己的尿液流到那家人的屋顶上，可是并没有小鹿在腿间乱跑的感觉。米里亚姆在异想天开吧，维多利亚笑了笑。

那天晚上，拉斐尔没有回家。翌日清晨，关于战争的谣言甚嚣尘上，人们说就要有一场大战了，连田里的草都会被烧得一根不剩。亚设站在中间那片屋顶上，就在他哥哥那空空的床铺旁边，刚要张口说些什么，却又转念作罢。娜吉亚脸上挂着一种未卜先

知的微笑，迎接旭日东升，接着就慌慌张张去给伊祖里准备早茶。她摆出一副精力充沛的模样忙里忙外，根本不让维多利亚插手，好像维多利亚是个病人，应该好好休息似的。

维多利亚也正想一个人独处，于是跑到厨房里蹲着去了。自打厨房盖好的那日起，就没人想过要去擦洗这屋子的四壁。经年累月，灶火已经把墙壁熏得黑糊糊。再加上深不可见的天花板，没有窗户来透光，也没有其他光源来照亮——这间阴暗的屋子似乎有种神秘感。孩子们喜欢把这整个房间当作一根长烟囱，一直通向冥界。其实这里连根真的烟囱都没找到过，谁也不知道油烟是怎么排出去的。很多年前，有一次，拉斐尔曾努力尝试着破解这个谜题，维多利亚、米里亚姆和其他一些孩子则在一旁观看。孩子们揉烂了几个柠檬，在果皮上戳了几个洞，好插进吸管，当时他们就坐在那儿吮吸着里面酸酸的果汁。与此同时，拉斐尔用一根长杆子朝天花板捅去。直到他爬上米里亚姆的哥哥以斯拉那坚实的双肩，杆子才触到了顶。接着就听见一声大叫，吓得本来就紧张兮兮的孩子们全从厨房门口逃了出来——一个无头的怪物，拖着长长的黑色茸毛，在地板上乱窜，拉斐尔追着它穿过门洞。因为刚才摔下来的时候正好磕在石头炉子上，拉斐尔边踢腾着边叫道：“你这笨蛋，差点儿要了我的命啊。”以斯拉则发疯般狂跳着，想甩掉从上面落下来的、被数十年的煤烟熏得黑糊糊油腻腻的蜘蛛网。虽然拉斐尔紧接着又拿来一盏煤油灯，想再去探个究竟，可即使在这场大乱之后，厨房依然保住了重重谜团，谁都找不到那个神秘的排烟通道。

作为当家人，伊祖里享受了不少优待，他们一家住在装着玻璃窗的房间里。丈夫的显赫地位也使娜吉亚有权在厨房里占用离门口最近的炉子做饭——可她跟进出厨房的其他女人没什么两样，完全没有行使这种特权。新来的媳妇们会把她挤到一边去。就这